



莊子集註

七

07123  
1.602  
7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8/6 號
第	7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仁183  
1602  
7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化遊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日本 東都 巖井文 集註

明石 高 祚胤

東都 林 信之 同

藝州 原田 正翼

東都 繪谷 吉迪

淺井 久孝 校

大村 岡 正蘭

外篇

達生

此篇論達生，命之情者，所以不養形而從天。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生之所無，為謂求仙為藥，所誤。

徒之，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知之，所無為謂強求。

達類，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陸曰：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有

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陸曰：有生，則有

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以下論養形之非。

其去不能止也。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

生，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

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言不免於

也。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

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彼指造化，幾謂庶幾。

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

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二句，答詞。夫形全精復，而精不虧。

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

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達生命之情者，所以與天為一。以下數段，皆此段

證之承形精不歸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行水無礙也蹈火

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言上山土上尚不慄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即神全也以其真也非知巧

果敢之列居予語女論知巧所為凡有對象聲色者皆物也物

何以相遠言有對象聲色者各似異而夫奚足以

至乎先是色而已先本也謂內色未也謂外則物之造乎不形

而止乎無所化造猶始言始于無而住著于有也夫得是而窮之

者物焉得而止焉言得住著于有理而窮之者道不止也彼將處乎

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淫之度中造也

無端之紀廣大之處也所終始純氣之功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郤郤同隙物奚自入焉言無物累夫醉者之墜

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選同忤論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

也復讎者不折鏖干干將鏖邪古之名劍雖有忮心者不怨

飄瓦劍與瓦皆無心也是以天下平均言人無怨惡故無攻戰

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言由無為之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人之天有為，即知巧果敢也。天之天無為，即純氣之守也。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言能

從天從人也。幾乎以其真。幾，猶近，言近于用其真也。此段論至人純氣用真，前段相

證天之。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陸曰：蜩，小蟬也。痾，瘦曲背之人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取也。仲尼曰：子巧乎，

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錙銖，少少之數也。郭曰：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

之間。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郭曰：所失愈少。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枸。厥，通楸，段木也。株，木本也。枸，通

拘，曲枝也。楸，株，拘謂如杙者。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郭曰：不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言唯見蜩翼，而不見他物也。承上汎論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一而神

其痾僂丈人之謂乎。此段論用志不分，故所以凝於神，初段形精不虧之證。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林曰：觴，深淵名。津人

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

能。數，字有味多之義。陸曰：沒，汨也。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言不懼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言其心以上解津人之言惡往而不暇。言靜寧也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殫，同惜，其貨愈貴，則其心愈分，有私而然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也。此段論忘水便能操舟事，承外重內拙初段棄事則形不勞之證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見下文而可知。吾子與祝賢游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拔，篲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單音善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縣，薄懸帷，薄於門也。言能請謁于權門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

者也。證仲尼曰：無入而藏。言勿心已入而又無出而

陽。言勿心已出而又柴立其中央。言如槁木無私

後者。論三者若得其名必極。郭曰：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

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實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言養生在衽席與飲食，故

後初段達生。及養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祝宗人祭祀

服，欲使彘仰望筮，通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

犧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

上，則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

牢，筮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

楯之上。音義曰：豚，楯，當作篆。聚，儻之中，

官反，儻，當作藁，力九反，藁，聚木。則為之，為彘謀則

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此段與上段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

談詒為病。談詒，音希臺。失魂魄貌。數日不出，齊士有自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疏曰：姓皇子，字夫忿

溜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溜水結聚也忿溜之氣謂忿怒結聚之氣

不足衰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之病是也桓公曰

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林曰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窳有髻

陸曰考李註髻狀如美女而衣赤衣如美也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煩通糞雷霆陽

氣之凝也集也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蠶躍之東北方謂屋東北方

下西北方亦同陸曰考李註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鮭涓蛙反蠶盧紅反

林曰鮭蠶鬼名公所見最奇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洗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宰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宰音臻陸曰考李註洗陽豹頭

豹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也宰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

蛇兩頭而文五彩林曰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

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謂車聲如雷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三字合公桓公蹶然而笑曰蹶章忍及大笑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

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段論病自傷亦承前傷紀渚子為

王養鬪雞渚音省或曰王指齊宣王十日而問雞已乎言雞已可鬪乎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憍通驕言外盛也十日又問曰未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憍通驕言外盛也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嚮景言應彼聲應彼形雖少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言雖愈在外而或十日又問

曰幾矣四矣字心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未雞

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段反上段論全德之雞

亦初段形精承德全孔子觀於呂梁司馬曰河水縣水三

十仞四尺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黿

鼈鼈似蜥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並猶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

游於塘下游通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焦曰齊與

入處也汨胡骨反涌波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

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

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本然也言安長於水而安

於水性也長於水習游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論無私激水尚可親之梓慶削木為鐻劉曰

義初段達命之情者之證梓慶削木為鐻梓人

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敵象伏虎形鐻成見者驚

猶鬼神郭曰不似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

猶鬼神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

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鑿忘利也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身也

忘吾有四枝形體也輒然安貌當是時也無公朝郭曰視公朝若無則踐慕之心絕矣

其巧專一而外滑消言不為外滑亂

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言觀天性自然之形軀可作錄木然

後成見錄言既所觀之木似非木而似現在成據也然後加手焉始削

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言以我之天合天之天器之所以疑

神者其是與此段論以天合天削無情之木猶可疑神之義初段與天為一句之證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魯進退中繩左右周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陸曰言雖繩今以他本補之

使之鉤百而反林曰言百轉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

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倮旋而

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言工倮旋指能與物化故不止心而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林曰靈臺心又譬

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

適也。言凡忘足等始乎適而能適者皆自然忘適之適也。此段不上段論不適者馬猶敗

之義與天承適字不一之證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詫呼

告。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

不遇歲。不善登也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通逐於州部。

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

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內遺其耳目。外芒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免逍遙乎無事之業。無私是謂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言可為而為可長而長耳今汝飾知以驚愚。

修身以明汙。以私修身故汗穢愈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

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

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以下扁子自答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

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

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

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譬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

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

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蓋委蛇小魚鱸

類之則平陸而已矣言猶人之實今休歎啟寡聞之

民也陸曰歎孔也啓開也言所見者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載鼯以車馬鼯鼠也樂鵠以鐘鼓也結彼又惡能無驚

乎哉此段論告小人物勿以至德之義唯達生命之情者所能行即初段之總證

山木此篇論處道德者無累之義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

欲似好而不取也問其故莊子問也曰無所可用伐木者答也

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莊

原誤作夫今因他本改之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

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

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

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之字指下道德故未免

乎累以坐而非眼必處材與不材之間是執一也猶子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外非一龍一蛇

大小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

屈伸言應物無浮遊乎萬物之祖祖猶物物而不物於

物不見役於物也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

帝之法則也郭曰故莊以下俗情若夫萬物之情私人倫之

傳習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事有

為則虧賢則謀義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

夫結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段論遊道德者

段皆此市南宜僚見魯侯左傳市南有熊魯侯有

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

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

離居然不免於患心吾是以憂色市南子曰君之

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豐狐猶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

疏於江湖之上胥疏猶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

於罔羅機辟之患罔通是何罪之有哉結其皮為之

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洒

心去欲有國而不而遊於無人之野無人謂無人

之鄉下建德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

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陸曰無私蓄也與而不

求其報陸曰無我也不知義之所適陸曰無分別也不知禮之

所將陸曰無往來也猖狂妄行猖狂猶佯狂乃蹈乎大方故曰建德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結吾願君去國去欲捐俗心與道

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喻道德之廣大又有江山

喻所學有艱難我無舟車喻無力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戒無

人無畱居戒無怠惰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慮人之野

人吾誰與為鄰喻道德高遠無可俱學人吾無糧我無食喻所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喻

他思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喻遊

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喻道德之廣大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喻邪臣退君自此遠矣喻道故有

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言役人為己有者有累證人見役於人者有憂也故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即遊道德而無累無憂人吾願去君

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亦道德也

無人也又設譬重說建德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憚心

之人不怒憚補典反性狹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林曰張撐開也歛斂退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邪則必以惡聲隨之論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

今也實人實結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段證

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縣通懸焦曰

術之設奢曰一己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證既雕既

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無意儻乎其怠疑無至萃乎

芒乎芒通其送往而迎來從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從其強梁陸曰不罪隨其曲傳陸曰不私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庶民不病而況有大

塗者乎此段與上段同證初段論一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

有鳥焉名曰意怠怠音而陸曰其為鳥也玃玃

玃玃音分玃音秩玃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

棲引援與諸鳥飛也進飛不敢為前退棲不敢為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緒猶是故其行列不斥

獨不己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反上譬直木先伐甘

莊子集註

卷七

三

張氏會

井先竭郭曰才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謂圍於陳昔

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

者虧與上合則離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以下

流而不明居所謂大道得行而不名處得通德所謂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一平常削迹捐勢不伐不

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言無見責於

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言有功名則有責去功名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

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

況人乎此段論去功名則無患而痛孔子問子桑

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或曰假林

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或曰為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布泉布也古謂為其累與赤子

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

彼以利合千金之璧此以天屬也赤夫以利合者迫窮



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揖，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冷，通令，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緣則不離，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固不待物。

論  
又論交  
相收  
相棄  
是所以其  
犯數患  
自者  
以下交友之戒  
服  
從  
天  
從  
彼  
與  
不  
與  
不  
無  
徒  
勞  
無  
徒  
不  
離  
不  
勞  
則  
不  
求  
文  
以  
待  
形  
固  
不  
待  
物  
言  
不  
拘  
物

此段論與友交，可用天屬之意，而抑孔子與上段義同。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廢係履而過魏王。王曰：何先生之儻邪？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既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儻。

此段論與友交，可用天屬之意，而抑孔子與上段義同。  
承上段廢於陳蔡與天字。  
衣  
而  
補  
之  
正  
廢  
係  
履  
而  
過  
魏  
王  
履  
履  
弊  
以  
索  
穿  
之  
也  
魏  
王  
曰  
何  
先  
生  
之  
儻  
邪  
莊  
子  
曰  
貧  
也  
非  
儻  
也  
士  
有  
道  
德  
不  
能  
行  
儻  
也  
衣  
弊  
履  
穿  
貧  
也  
非  
儻  
也  
此  
所  
謂  
非  
遭  
時  
也  
王  
獨  
不  
見  
夫  
騰  
猿  
乎  
其  
得  
柗  
梓  
豫  
章  
也  
攬  
蔓  
其  
枝  
而  
王  
長  
其  
間  
也  
王  
通  
旺  
也  
雖  
羿  
逢  
蒙  
不  
能  
既  
睨  
也  
及  
其  
得  
柘  
棘  
枳  
枸  
之  
間  
也  
危  
行  
側  
視  
振  
動  
悼  
慄  
此  
筋  
骨  
非  
有  
加  
急  
而  
不  
柔  
也  
處  
勢  
不  
便  
未  
足  
以  
逞  
其  
能  
也  
今  
處  
昏  
上  
亂  
相  
之  
間  
而  
欲  
無  
儻

奚可得邪結證此比于之見剖心徵也夫此段論處道德者不可以

形而議之義此段恐與後段錯簡何者此段不見所承于前段且前二段皆抑孔子此段當揚孔子

為一書之例以承四段五段承眼此知其相錯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左據槁木右擊槁枝林曰槁木几也槁枝策也而歌焱氏之風

呂曰猶炎氏之頌有其具而無其數林曰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無

節奏故曰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音不木聲與人聲歌

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焦曰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

還目而窺之驚怪也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

而造哀也恐推廣孔子之意曰回無受天損易命也

重在此句無受人益難也無始而非卒也化人與天一也郭

皆自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曰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不行言不避之

也格氏曰桎當是空本經多通用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

之偕逝之謂也言變化然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之字指饑

渴等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言臣待命

於君猶然況待命於天者不得不然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男子生有四方之志今爵祿並至而不窮而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即彼為之吾命有在外者也言

命使然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言已不為竊盜之事，豈取不可取者乎？故曰：鳥莫知於鷓鴣，鷓鴣目之所

不宜處，不給視，弁而雖落其實，所食棄之而走，其

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襲，猶寄，言雖在人間，猶寄社稷。

謂畏戒之深，而貪利者之所未嘗及，故曰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仲

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禪，猶讓。焉知其所

終，焉知其所始，正己而待之，化而已耳。何謂人與

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言人生因天，天生亦

因天人之不能有天性也。為欲見蔽，衆人之性也，故不能有天。聖人

晏然體逝而終矣。言從化而已，此段論處窮而安命，四段五段抑孔子，故此段揚

孔子，例則然，其錯，承七段莊子道德簡之由，詳于前。莊周游乎雕陵之樊，游，通遊，林日樊，園之

蕃籬也。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

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

逝，殷，大盛也。目大不覩，蹇裳躩步，蹇，通蹇，躩，步小，步也。執彈而留

之，言欲取鵲。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

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言螳螂翳木葉欲搏蟬而忘其形也。異鵲從而

利之，螳螂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二類相召也。陸曰：蟬之忘，螳螂之忘，異鵲之忘，莊子之忘，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

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蟻蝗召我矣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

之誅誦自戒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為頃間甚不庭乎不出庭也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守形見利而逐物也觀於濁水欲而迷清淵道且

吾聞諸夫子林曰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郭曰不

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

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戮猶辱謂吾所以

不庭也此段論處道德者猶見利而陽子之宋承忘真又戒

曰陽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惡遠於初段材人美其一

人不材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自伐而其美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論去自賢之行

田子方此篇論全德之君子葆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子方姓田名無

侯之父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

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

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

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怪之、子方曰、四句一篇之綱領其為人也真、郭曰、無人貌而天、郭曰、雖貌与人同、而獨任自然、

虛緣而葆真、葆、韜藏也、呂曰、凡人之心未始須清、

而容物、郭曰、夫清者患於大潔、物無道、正容以悟、

之、使人之意私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無得而稱、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儻然、失志貌、召前立臣而

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

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忘形也、

口鉗而不欲言、忘言也、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土、喻人、喻

不真夫魏直為我累耳、此段論全德之君子葆真、以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言不情也、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

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

斲、通斲、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猶救、出而見客、入而歎、明

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

何邪、曰、吾固告子矣、恐上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

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道通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郭曰、已知子路曰、吾

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言不待言、說相視而喻也、呂曰、東郭順子正容

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亦不可以容聲

矣、言不及相語也、此段證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

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

而回踵若乎後矣、瞳、直視貌、瞠、若乎後、欲夫子曰、

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滔、猶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

莫大於心死、內死也、精死也、而人死亦次之、外死也、物待日譬日出

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人

動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言日出則

則止、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言物皆

生、已待道徂、實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言已受形而生、不用私強化以

待時盡也效物而動效猶做言從彼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

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薰猶和言薰和中有形知

其有命而其前事不能極知也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

而失之可不哀與林曰交一臂並立也言吾與女並立相親而女不得道可哀也

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言女以外者為著也彼著已

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道道是求馬於唐肆也林曰唐肆無

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言師弟之間至無私也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私吾有不忘者存吾有不忘者存忘者外也此段證

初段清而承不忘者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容物句初段清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憇然似非人憇音聾陸曰不動貌孔子便而待之待少焉見

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言為物不牽也老聃曰吾遊於

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焉而不能言辟通闕言道不可知故下曰議其將嘗為女議乎其將

將者殆詳物之初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陰生赫

赫發乎地陽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

紀紀綱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四時寒暑之類一晦一明晝

紀綱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四時寒暑之類一晦一明晝

紀綱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四時寒暑之類一晦一明晝

莊子集註 卷七 十一 庚子會

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以各死有所乎歸，可死而莫知其所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是字指物之初孔子曰：請問遊是。物之初老聃曰：夫得是，遊於物之初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皆從安也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大常，真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此一句九字，恐錯簡，或衍文。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各物得命而生得其所一，真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

重真輕也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不喜生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滑，猶亂介，通。棄，隸者。若棄泥塗，隸小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變者，死生得失之類。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言天下異變皆化之，所為故無足患心者。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上文皆虛緣葆真之事，而孔子以為偃之不言，故下猶字而問孰能免偃乎。至言老聃曰：不然。言老聃非偃至言以修心也。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汜，同。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

已字不通恐誤



不能離焉。物謂又譬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夫何修焉。言非僣至言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

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醋中微夫子之

發吾覆也。覆，醋甕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此段論

德證初段虛緣而葆真句，承至人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

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句，一作左緩佩玦者，

事至而斷。林曰：其行詳緩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

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

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

夫，儒服而立乎公門。林曰：一丈夫，公即召而問以

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

人耳，可謂多乎？陸曰：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

此云尔者，證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又證有虞氏，死生不入

於心，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瞽瞍宋元君將畫圖，

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言史多在內、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林曰、儻、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此段論相、贏、同、裸、林曰、槃、礴、箕、踞之狀、亦承至人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陸曰、太公、望、以外、飾、文王觀於臧、名、地、見一丈夫釣、也、一連、下、六、箇、釣字、文、而其釣莫釣、言雖釣而非持其釣、有釣者、法亦奇、而釣也、非持其釣、有釣者、也、言非有心于常釣也、而已、適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大夫、原作、夫、今從、林、本、

改之、或曰、以篆誤、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頰、同、乘、駁馬而偏朱蹄、蹄、一、隻、朱也、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之、父、季、曆、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言王無他意也、則不卜而可也、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從、故、法、從、故、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呂曰、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長官者不成德、林、不自、有、其、成、功、覲斛不敢入於四竟、覲、與、瘦、同、六、石、四、斗、也、竟、通、境、陸、曰、不、懷、疑、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能、相、和、也、長官者不成德、

則同務也。各能務也。黜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

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蓋有心于治天下者，雖文王尚在，可議之中，故丈人去，戒之之深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謂夢也。此段論舉至，及丈人，人託夢而用斯須之權。列御

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而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之，適矢

復沓，方矢復寓。陸曰：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

如此敏捷，如神杳，猶重。當是時，猶象人也。動伯昏無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

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懼之甚。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郭曰：揮斤，猶縱放。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恂，通瞬，數搖目也。爾於

中也，殆矣夫！此段論有心于射，非不射之射，承至人則非至人也，反上段其鈞無鈞，肩吾

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楚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栩栩音許忻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去令尹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言得失在彼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躊躇四顧道遙于令尹有無之也。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義黃帝

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也，無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此段論真人託人承真人楚王與凡君坐，凡小國名，周公之後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此段魏國為景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言以道觀之，則無存亡也，此段亦論真人託人君而言

知北遊 此篇論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義，應帝王篇四問四不知為內篇之終，此篇三

問三不答為外篇之終其意畧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表玄水起貌而適遭

無為謂焉無為謂知者不言之謂也假為名然則玄水隱斧無為謂之宅也故下一焉字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

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

之南登狐闕之上闕通闕蓋狐老毛白狐闕白狐之穴也而睹狂屈

焉狂屈猶狂宛轉意假為名白水狐闕狂屈之宅也故亦下一焉字知以之言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唉音哀予知之將語若中欲

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

問焉焉字承帝宮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

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彼與彼謂無為與狂屈也黃帝

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即知者不

也道不可致德不可至道德上也故曰仁可為也

言仁尚義可虧也言義不可為禮相偽也禮之不可為

相證老子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以生老子、華、謂末、又證老子、謂虛。故曰

為道者日損、郭曰、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也。以生老子、論、言已、為人、欲復歸根、道、德、不

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林曰、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他、人、則、曰、

唯大人則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言死、生、同、條、孰、知、

其紀、唯大人知之、故、重、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

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

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

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

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

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

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以下詳論、知者不言、天地有大

美而不言、道、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德、萬物有成、理

而不說、自、實、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不、

不說、證、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至人聖人不作之義與彼百化物聖人至人等已死生方

圓言已同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莫知其根之義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扁通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六合亦在天地之內故曰未離內秋

豪為小待之毫成體言猶未小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

故郭曰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自然惛然若

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

根畜猶養可以觀於天矣此段論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

和將至言不妄動妄攝汝知一汝度無私神將來舍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矐焉未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事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故事自持無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以睡寐比悟道狀此段證舜問乎丞曰丞者

得<sub>有</sub>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林曰四大假合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林曰陰陽成和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順也。陸曰：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孫子非汝有之妙，順則成人，故曰委順。

是天地之委蛻也。林曰：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故行不

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無處無天地之

彊陽氣也。身天地之氣所生也。又胡可得而有邪？言不有道

此段證初段無處無眼，始安道句。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

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澹瀟而心。澹，同澹，弋灼反，開澹也。澡

雪而精神，搃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

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言神生於道也。有倫生於無形，

言形生於神也。精神生於道，即昭昭生於冥冥也。形本生於精，即有倫生於神也。

於無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以形相生事。故九竅者胎生，人及獸。八竅

者卵生，鳥忘死生。無迹，其往無崖，無門，出入處。無

房，居處。四達之皇皇也。皇，通遑，大貌。邀於此者，四枝彊

肢，肢，通引天地方物。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

方。天不得高，地不得廣，日月不得行，萬

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謂天下之物皆不可不用道。且夫博之

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以通已言，徒博辯者不必

知慧，故聖人斷之而用道。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

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深，其若海；魏魏乎高，其



終則復始也。似而未是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

外與。運量萬物，雖善功猶在己，故曰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

其道與。萬物往資焉者，淵淵魏魏，不可損益者，功在彼，故曰道。中國有人焉，

聖人非陰非陽。無偏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

於宗。本根也。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暗醜，音因，隘聚氣貌。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

之是非。言不違，為是非。果蠃有理。木實曰果，草實曰蠃，言雖微物，猶有生之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言人道雖煩難，不可不相齒序。聖人遭之而

不違。能慮過之而不守，去。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

道也。帝之所興，道王之所起也。德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郤。郤，同隙。白駒，日也。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注，寫勃興而出也。油然，漻然，莫不入焉。漻，音

流，油，滲，漻，流入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入生物哀之人

類，悲之。言生人悲，又言死者哀。解其天弢，墮其天袞。袞，音滔，弓衣，袞，音秩。

衣紛乎宛乎。紛，縵，宛，轉。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林曰：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

非死大歸而已。林曰：不可見之形也。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

所務也。言非將至道者之所論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

不論知者不言也論則不至言者不知也明見無值外明者不與道

相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言道不可聞可聞非道也故曰

不若塞結此之謂大得此段證初段無從又承道東郭子問

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

子曰期而後可郭曰欲令莊子指各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稊爾雅曰有米而似米者曰其何愈下

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呂曰螻蟻有知而至

微稊稗无知而有生瓦甕无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東郭子不應恍然似怒

故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謂本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林曰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李曰監市市

魁也陸曰豨大豕也蓋豨之肥瘠蹠其臀則自可知每下愈況汝唯莫必

無乎逃物言不可謂道實眼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

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

之宮道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

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言志清虛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郭曰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去

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徧

徨乎馮閱郭曰馮閱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言大知不知，不知者，能物其所窮也。物物者，與物無際。言遊乎道者，能物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際在彼而不在我，故曰物際。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自我言之，與物無際，故曰不際。自彼言之，物際，故曰

際。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非盈虛，非衰殺。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

非積散也。此段論道無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阿，音

龍吉，阿，音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阿，荷甘日中，麥戶

而入，猶開，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

然投杖而笑，曝，音剥，曰天，指老龍吉，知予僻陋慢訑，訑，音

他猶欺，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

死矣夫，夫言者不知故其言狂妄，神農，架層，弔聞

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謂神農知道之小，郭曰，秋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前神農所云是也，又況夫體

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

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言道本無名，而人稱曰冥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此曰，玄斗官

此曰，玄斗官

此曰，玄斗官

此曰，玄斗官

此曰，玄斗官

此曰，玄斗官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  
 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以上道之數。如多層。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  
 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之意。孰知不知之知  
 無始曰道不可聞。內聞而非也。外道不可見。內見  
 而非也。外道不可言。內言而非也。外知形形之不  
 形乎。形形者造化也。本無形。故曰不形。道不當名。強名曰道。而其

重言成。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道不可問。言是也。雖問  
 道者。亦未聞道。道不可聞。是也。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  
 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大虛。言器宇狹小也。此段論道不可言。故不當名之義。知者不言之  
 也。承道不當名。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孰。通。無。有。狀。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光曜可見。而不可取。是謂有無。而未能

無無也。已有無而不能無有無者也。及為無有矣。即無有也。何從

至此哉。此段喻上段道之不可聞見意。大馬之捶鉤者。林曰大馬

捶鉤名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陸曰精絕無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所謂純氣之守。臣之年二

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

假不用者也。用之謂捶鉤。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

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言萬物皆資焉也。此段論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推而知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

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

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

也神者先受之也。不穿。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

求邪。設言。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

可乎。呂曰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再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言已生者不能使死

者生已死者不能使生者死死生命也。死生有待邪。言各自結皆有所

一體。死生之始生之始。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太

物物者非物。言以太極為太極者非太極。物出不得先物也。言

曰太極不可有猶其有物也無已亦似太極之前  
先太極者也又有如太極者  
層層無已無已則天承上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  
道也故曰古猶今也此段論推無已之理承聖人愛人  
乃取於是者也則古猶今也之義顏淵問乎仲  
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將猶送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和而不流  
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流而不化也與物化者一不  
化者也言外化者因內有不化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相靡  
謂內外皆化也陸必與之莫多不敢將不敢  
謂得外皆化也陸必與之莫多迎適其分也  
氏之困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整猶  
言抗陸曰古之人若稀韋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  
學皆能自成一家故曰圃圃宮室與彼儒墨之中  
抗顏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是是反上聖人處  
非非互相溷濁何況今人抑何怪其然乎聖人處  
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  
為能與人相將迎不可傷物之義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  
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  
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謂通性之通理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  
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聖人亦有所不能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證。眼。至言去言知者不至。至為

去為齊結。知之所知則淺矣言非理也。此段論聖人無所傷故為能與人相

將迎之義。

南華經卷七終

始以我非。昧鑿也。而公之入者。

